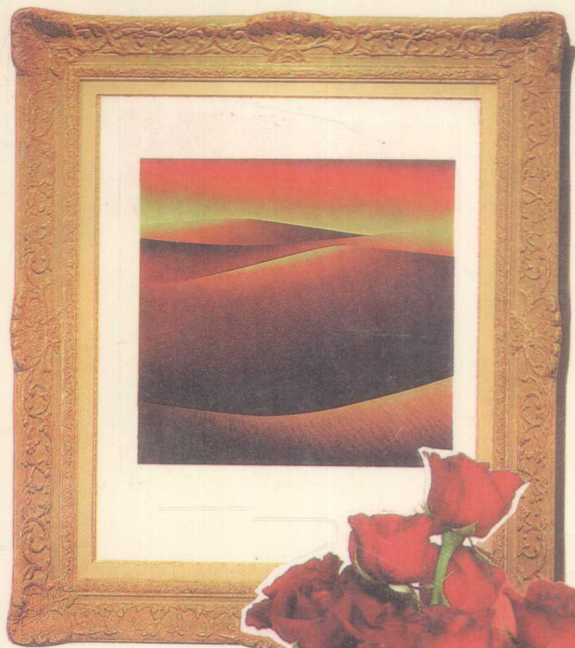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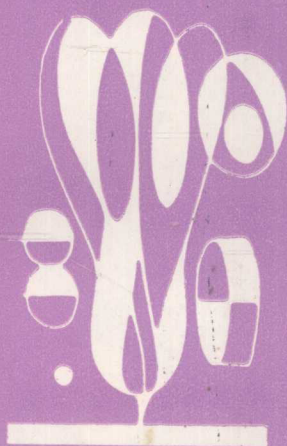
最后的香肠

刘征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刘征 著



最后的香肠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最后的香肠

刘 征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25印张 3插页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 册

◆

ISBN7-5059-2120-7

定价: 5.00元

I · 1491



一铃自语驼行漠
万里寻真牛负车
——《自嘲》

题 记

杜甫说：“老去诗篇浑漫与。”漫与，就是兴之所至，信手拈来。我以为不待老去，少时写诗，也该如此潇洒。但人老了往往更无羁束。回头看看我这六七年间写的东西，可算得有些“漫与”了。

收在本书里的几十首诗，分为甲乙两编。其中有寓言诗，是我的老行当，数量较多，有神话诗，有杂文诗，有哲理诗，还有一些四不象的诗。有的诗直写光丰陆离的印象，有的诗捕捉无拘无束的幻想，总之，信马游缰，为所欲为。虽然亦庄亦谐，近于游戏，却自问说的是情语，是真话，发自我心，出自我口。特别是有些诗触及人类灵魂底层的根深蒂固的劣质，掷笔之际，我欲大哭，我欲大笑，至于哭笑不得而后已。《最后的香肠》就是这么一篇，就用她做书名。

目前诗坛上有许多流派，而且有些来去匆匆，“前梦赶走了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虽然令人眼花缭乱，即是发展中的光影。在我，则是既不主张也不属于任何流派的。世界上不是有“不结盟国家”吗？诗坛上也不妨有“无

流派诗歌”。唯其无流派，便可以扬起蜜蜂的翅膀，飞翔于各种流派之间，自由自在地吮吸。

我的杂文，论者呼之为“怪味杂文”或“荒诞杂文”，我的诗风也是如此。大约是魔鬼跟我开玩笑吧，正襟危坐，板起面孔说话，总是说不好；嬉笑怒骂，作淳于醉语，却勉强有几句听得。真是毫无办法。今后大约也只能在诗坛上继续种些刺。我又想起柳柳州的话：“奇异小虫水草楂梨橘柚，苦咸酸辛，虽蜚吻裂鼻缩舌涩齿，而咸有笃好之者”。此话颇堪解嘲。

历史不是一潭凝碧的春水，也不是一道缓流的清泉，是挟带泥沙、裹挟鱼龙、浩浩奔流的长江大河。欲使不至淤塞泛滥，疏浚的功夫是少不得的。我虽然白发如秋草般稀疏了，却仍愿意继续做一名挖泥工，弄得满身泥浆，在所不辞。

时维一九九四年三月，北京的春天姗姗来迟。厚厚的冰层开解了，枯瘦的柳条柔黄了，总算挤过寒风的夹缝透出一丝春消息。

我爱春天。我相信，我的这些“丑八怪”不会吓走春天，倒是为春天清道的。

刘 征

1994年3月，于画虎居

目 录

题记

甲 编

星期日补遗·····	(2)
上帝的日记·····	(6)
前此两亿年的恐龙和后此两亿年的我·····	(9)
铸剑行·····	(14)
金龟子传奇·····	(24)
家的曝光·····	(28)
奇花的遭遇·····	(32)
选美记趣·····	(35)
牵节街头逢杜甫·····	(38)
古柏行·····	(41)
古栈道·····	(46)
海若和河伯·····	(53)
大海问答·····	(57)
街头小调二首·····	(66)
地上的珍珠和天上的月亮·····	(68)

一只猫和一大堆麻烦.....	(71)
最后的香肠.....	(74)
女娲传奇.....	(78)
聊斋新编.....	(81)
发财本《红楼梦》.....	(85)
孔夫子出国.....	(88)

乙 编

题三峡石.....	(94)
题茭里.....	(97)
红绸引.....	(98)
题神女峰.....	(100)
淡淡的春阴(十二首).....	(102)
新绝句(八首).....	(111)
望岳.....	(114)
沙漠梦幻曲(八首).....	(117)

缀 尾	(129)
-----------	-------

甲 编

星期日补遗

《旧约·创世纪》载：上帝于第六天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第七天，上帝完成了他的工作，休息……

上帝创造了人，一夜醒来精神饱满，
他俯视众生，站立在高高的云端。
他宣布：人可以向他提出三个要求，
每一个要求都保准能够称心如愿。

立刻就有些人在上帝面前跪倒，
他们抬起头来，瞻仰圣像的尊严，
一边流着感激的泪水一边说道：
“主啊，您的恩德浩荡无边！”

”让我们具有佛祖的慈悲心肠，
为了普度众生，以身喂虎心甘情愿。
再让我们具有圣贤的高尚道德，

心灵纯洁如满月，品行端正如祭坛。

“还有第三，我们愿有爱神的柔情，
爱一切人，爱一切鸟兽草木山川。”
上帝向他们点头微笑，用手一指，
一个个顿时大彻大悟，满心喜欢。

接着，又有些人跪倒在上帝脚下，
眼睛里放射着欲火的蓝色毒焰。
他们一边口涎唾沫一边大声喊叫：
“主啊，您的法力广大无边！”

“让我们具有虎狼的锐利的爪子，
劈刺撕抓胜过人间的一切刀剑，
再让我们具有毒蛇的嗜血的牙齿，
咬一口，连金石也要化为灰烟。

“还有第三，我们愿有魔鬼的贪心，
攫取一切，不惜用最残忍的手段。”
上帝皱了皱眉，还是满足了他们，
一个个青面獠牙，如凶神恶煞一般。

接着，又有些人来亲吻上帝的脚，
看着上帝的脸色，眼珠滴溜溜乱转。

他们一边堆出假笑一边娇声说道：

“主啊，您的神威高过九天！”

“让我们既有虎狼的爪子，又有佛祖头上的神光和手中的经卷，让我们既有毒蛇的牙齿，又有圣贤的嘴唇，讲起话来嘘气如兰。

“再让我们既有魔鬼的贪心，又有爱神那足以征服所有王国的媚眼。”上帝暗暗吃惊，但没有拒绝他们，一个个变得心怀鬼胎，却道貌岸然。

三种人都得到了自己要求的東西，心满意足，在茫茫尘海里各自走散。可是，三种人的命运却大不相同，有历史为证，在下不敢任意胡编。

第一种人受到尊敬，却难以生存，身后萧条冷落，子孙稀少而贫寒。

第二种人得势一时，却上了断头台，书上写到他们，总是用最坏的字眼。

只有第三种人是真正的幸运儿，

他们陶醉于成功的欢乐，直到晚年。
墓志铭上刻满美好动听的文字，
子孙肥胖而繁盛，一代代福泽绵邈。

要问我写这故事的缘起，只因为
最近购买了一部二十五史新编。
书价昂贵，钱袋遭到了一次洗劫，
挣点稿费，聊以修补我失去的乐园。

（1988年5月）

上帝的日记

上帝喝醉了酒，几十万年才苏醒，
感到地面上闹哄哄的，很不安宁。
他想来看看他创造的叫做人的动物，
在怎样生活，怎样消磨他们的生命。

他从天堂降到人世，恰好走进
一个秘密处所，鬼知道叫什么名称。
迎面看见一个比魔鬼还可怕的怪物
蹲在深井里，庞大的鼻子指着天空。

难道我走错了路，进入了地狱？
上帝对着那个大鼻子，擦了擦眼睛。
猛然从暗处跳出一个，手里举着
一个小鼻子，对准上帝的前胸。

“举起手来，否则就开枪打死你！”

你是什么人？是谁派你来刺探军情？”
上帝没有举手，那人也没有开枪，
显然他发现这个白胡子衰老无能。

上帝哈哈大笑：“你的话我全不懂。
我是上帝，这个名字对你不会陌生。”
“什么上帝？那东西只在书上有。
放明白点，开玩笑不会带给你轻松！”

上帝为了证实身份，用手一指，
像冰碰到火，大鼻子立即无影无踪。
那人大惊失色，下令把上帝逮捕，
审讯时却拿上帝当贵客，笑脸相迎：

“请坐，先生！我们已调查清楚，
您不属于任何国家，肯定来自外星。
看样子万物的存亡都在您的掌心里，
地球上没有人具备这种特异功能。

“让我们谈谈交易，喏，请吸烟！
我想您会同意签署一份互惠的合同。
您可以拥有一切您想得到的财宝，
您和您全家的花销全部由我们供应。

“条件是：您要单独住在地下室里，
一切绝对保密，不能走露半点风声，
您的技术，使用权完全归我们所有，
您的行动，要完全服从我的指令。”

“朋友，那被您消灭的是核导弹，
只要一按电钮，就会杀死百万生灵。
您帮助我们消灭其它国家的核武器，
我们就可以独自霸占这整个行星。”

上帝愤怒地大喊：“我决不签字！
你们亵渎了人的称号，还不如畜生！”
他把合同撕得粉碎，拂袖而去，
可是在他背后，响起一记枪声。

上帝身上带着一颗子弹回到天国，
彻夜失眠，对着月亮呆呆地发怔。
他拿起笔来，在日记本上写了很多，
可惜咱们离得太远，一个字也看不清。

（1988年5月）

前此两亿年的恐龙 和后此两亿年的我

——参观史前龙展漫想

时间链条的运转，
有自己铁的程序：
过去的，即使只过去千分之一秒，
用一万头牛也休想拖回；
未来的，即便只差一秒的千分之一，
用一万匹马也追赶不及。

可是，走进这个展览大厅，
时间好像喝得醺醺大醉。
浑身的螺丝都松散开来，
飞快地倒退，倒退。
一眨眼退到两亿年前，
跟荡一下秋千一样容易。
两亿年前地球的主宰恐龙，